

为谷地撑一张大网

■纪方亮

还不到上午9点,太阳已经拿出了它的十二分力气,疯狂地炙烤着大地。偌大的谷地四周,没有一点阴凉,谷穗低垂,谷叶平和,风是这里的稀客。谷地里整齐的谷子,对于这种热度它们已是司空见惯,仍精神百倍,仍快乐生长,仍努力成熟。

我们要为整块谷地撑一张大网,有了这张网的防护,可以让即将成熟的谷子避免被鸟类掠食。谷的天敌,是那些飞翔于谷地之上的鸟,瞅准了丰腴的谷穗,一个俯冲下去,就可让那束完美谷穗有了残缺。掠夺者早已远去,而谷穗仍在那里荡啊荡,摇啊摇。

为整块谷地盖网,是件烦琐累人的工作。网必须要高过谷地很多,否则飞鸟们可以透过网眼继续偷食谷穗,所以要先在谷地里埋上高过谷的杆子。要想让网张开有力,则要在谷地里横平竖直地埋上很多杆子用于支撑。谷地茂密,埋杆子时要用力地把谷秸分开,在露出泥土的空地上用大锤击打带有尖头的木橛,待尖头木橛即将全部没入土中时,用大锤震松木橛,把木橛拔出,把杆子插进木橛拔出后留下的坑里,再盖上泥土,用脚踩牢。

杆子埋好后要用绳子把杆头串起来,撑起网,除了每个杆头做支

点,绝大部分都要搭在拉紧的绳子上。此时还没盖上网的谷地,竖立着排列整齐的杆子,而当绳子全部系好后,谷地上空经纬线分明。

前期工作一切妥当,就要开始上网了,这也是最为关键的一道工序,需要多人合力完成。每当这时,邻居们就会放下手中的活计,过来帮忙盖网。

沉寂了大半年的网从袋子里取出,沿着谷地边摆成长长一溜。轻轻拍打网上的尘土,去年收网时夹杂的枯草仍在。这块网每年的任务,就是负责张开,守护着谷穗们慢慢由绿变黄,直至成熟。

谷地边上的人把网理成一顺,找到网的边缘,挨片擦到最边一排的杆子上。每根杆子的顶端,缠上了厚厚的布条,那是怕网被杆子捅破。谷地里的人,手擎着顶端也绑了布条的小棍,一点一点将网从头顶上挑起,一点一点接力将网向谷地深处延伸。

人们头上被网包裹着,站在密不透风的谷地里,在烈日下不停地高举着手臂,同时又要为自己在谷地里行走扒拉出一条路来。岳父种的这片谷,不甚高产,谷秸却是疯长,已接近人高。站在谷地外,只能看到那张硕大的白色的网,徐徐地一点一点在谷地上方移动、展开。



本报记者 阮班慧 摄

谷地里的人们,淹没在绿油油的谷秸之间。

杆子长短不一,网盖得就有高有低。常常网向前走了很远,却发现后面的网垂到了谷穗上。这就要回过头来,用小杆一点点把网挑起来,一点一点把网抻直。不敢太用力,一是怕网不受力被扯破,二是怕把杆子拉倒。倒一根杆子,整个谷地里的杆子就会像多米诺骨牌,全都倒下。

一张巨大的网,将整块谷地包裹得严严实实。为谷地撑起的这张

紫槐大道

■张红娟

从新兴社区狼沟口到塬顶上的塬畔村,大约有三公里长的盘山公路,公路两边种满了大大小小的紫槐。每年暮春初夏时节,这里的紫槐盛开,灿若云霞,行人漫步其中,仿佛置身于美妙的梦幻紫色世界。这便是市民经常上山健身的紫槐大道。

这条路修建于2017年,是由塬畔村村委会筹资修建,劈山修路,挖了几个山头,转了两个“S”形大弯,才将塬畔村与市区联通。新修的柏油马路比较平坦宽阔,适合行人上下山通行。当时路边的紫槐很小,拇指粗,很不起眼,春天,也只有几串零星的紫花开在枝头。

随着时间的推移,几年过去了,现在的紫槐树干已有七八公分粗了。路两边的黄土崖相对伟岸,冬季里,山体裸露,沟壑纵横,苍莽壮美;春夏花儿开放,绿荫浓长,走在

山谷里,颇有曲径通幽之感;秋季天高云淡,树叶红黄,深浅不一,别有一番成熟韵味。正因如此,这条路变成了人们日常健身打卡的地方,每逢周末或假日,我都要相约家人或朋友沿紫槐大道上山,或独自一人出行。

当然,紫槐大道最美的季节,应是紫槐盛开的时候。每年的五月初,是紫槐的盛花期。今年也许气温高了些,紫槐竟较往年提前一周开放。害怕错过花期,不等周末,下班后,便直奔紫槐大道。

远远地,一片片紫色映入眼帘,一串串紫槐花,像紫藤花开,又像一串串紫色的水晶葡萄,挂满枝头,让人着迷,让人眼馋!

路边密林深处,夹杂着一些白色的洋槐花,有路人拿着袋子在捋槐花。我其实一直很好奇,满路的紫槐花没人动,紫槐花不能食用

吗? 问路人,皆曰:“没吃过,可能有毒吧。”带着这样的疑问,顺手查了一下百度。紫槐花,也称为香花槐,性微寒,一般情况下是没有毒性的,可以作为中药使用,具有清热利湿、凉血解毒、降压通络等功效,对于一些热性疾病有辅助治疗作用。然而,尽管紫槐花没有毒性,但由于其含有一种感光物质,体质过敏及体寒的人不宜食用。紫槐花色泽美丽,主要还是用作观赏。

绕过两个“S”形大大的弯道,便到了山顶,山顶便是塬畔村。道路两边有麦田,麦子已有一尺多高,才开始抽穗灌浆。除了麦田,更多的是果园,果园里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樱桃树,樱花早已谢落,枝叶间透出一簇簇绿色的果实,在阳光下闪闪发光。大田樱桃承接自然阳光雨露,真正的成熟期则到五月底了。为了赶上好季节卖个好价钱,村子

里种植了大棚樱桃。

紫槐大道直通塬畔村村委会。村子居民楼都是新盖的二层楼,奶白色的瓷砖,古铜色的大门,明亮的玻璃窗,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院子,这里有许多农户开办了农家乐。闲聊中,问及村里的一位大嫂,为什么这公路两边单单种植紫槐呢?“俗话说,‘门前一棵槐,不是招宝,就是进财’,这紫槐花是一种吉祥富贵的象征,又称招财树。自从紫槐大道开通后,村里游人增多,农家乐火了,种植的蔬菜、水果才能及时地送到城里售卖,我们现在的日子可好了,不比城里差!”大嫂脸上挂着幸福的笑容。

夕阳西下,金色的阳光照在这片美丽的土地上,清风徐来,风铃似的一串串紫槐花挂在枝头,随风飘舞,优雅美丽,将富贵吉祥送给灯火万家。

我与报纸的缘分

■张广才

我与报纸的缘分,得从读报说起。在十来岁的年纪,糊在墙上的报纸,总吸引着我反复观看,这几乎是我了解外面世界的唯一消息来源,尽管都是旧闻,但于我而言依然新奇。

经常看墙上的报纸,看着看着,心想,我们县上怎么就没有报纸? 县城对我这个乡下娃娃来讲是个大地方,有那么多单位,全县还有那么多乡镇和村子,那么多人,那么多事,如果有一份报纸来刊登逸闻趣事,供大家阅读了解,岂不甚好? 如果我提出来,是不是就可以让我来干这个事情? 那简直太好了! 越想越美,一时竟有些激动。

主意已定,但是怎样才能让县

上办报纸呢? 听说这事归县委宣传部管,为了向有关领导提出建议时有一个直观印象,也为了证明我的“能力”,我动手制作了一份“样报”。毛笔、钢笔、铅笔轮番上阵,直尺、三角尺、半圆仪悉数用上,费了九牛二虎之力,终于弄出了一张像模像样的“鄠州报”。

县城离我家约有25里路,翻山越岭就到了县城。敲开宣传部的门,几位“笔杆子”模样的干部正在伏案“爬格子”。我鼓起勇气说出了自己的建议,拿出“样报”给大家展示。他们看了看我的“手工报纸”,其中一位笑着说:“你今年多大了?”我说“十四五了。”他们相互对视了一眼,又笑了。我摸不着头脑,心想

“笑啥呀,到底行不行?”跟我搭话的那位干部接着说道:“你这张报纸做得不错,下了功夫,看来也有些功底!”我听着这话心里正美呢! 可他话锋一转,“但是”,后来才知道,关键就是这“但是”,一听“但是”,一般就是没戏了,前面的话只是照顾情绪,这是谈话的艺术。他接着说:“办报可不是件简单的事情,得有记者、编辑,得开工资,得有编制,得花钱!”他一连串说了几个“得”,把我给说蒙了,一时愣在那里,不知道说什么好。另一位干部见状,笑着说:“小伙子,好好读书,以后有机会的,等将来县经济发展了,也许你这个愿望就能够实现! 先回去吧,好好读书!”就这样把我打发了。

后来的经历证明,凡事皆有缘由,很多事情皆由心中的那个“慧根”或者说“初心”决定。虽然报纸没有办成,但我参军后,在部队从事了二十多年宣传工作,还当过两年多报纸编辑,算是圆了最初那个办报纸的梦想。

如今各大报纸都有了电子版,我仍然保持着读报的习惯,并经常向报刊投稿。我的家乡尽管依旧没有纸质的报纸,但有了融媒体中心,有了微信公众号,及时推送县里的大事小情,反映百姓的日常生活。时代的发展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当初的想象,乡亲们的生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,比我们预期的不知道要好出多少倍。

往南那一片

■张艳兵

傍晚下了班,出学校一个人随便走走,漫无目的地散步。

上大学前,我一直生活在乡村,在那里度过了难忘的童年和少年,对乡村的一草一木、乡土人情有着难以割舍的情愫。学校往南,有三个村庄,依次是大居安、小居安、周家庄。带着城里多数人都有的心理焦虑,我时常走进南边的村子,在村里随便走走,听听那里的鸡鸣狗叫,看看村民的院落,以及院落门口种植的花儿和蔬菜。我常常拿自己和周边的村民类比,看到他们活得云淡风轻、活得悠然自在、活得烟雾缭绕、活得热气腾腾、活得活色生香,生命仿佛立即回到了原点。我好像获得了一种莫名的自信和力量,心中的焦虑逐渐烟消云散。

大居安和小居安前几年就被城市化了,村子已不复存在。好几家房地产商在这里盖起了高楼,让昔日静谧的村庄变为繁华热闹的商圈。溜着一栋栋楼盘门面房往南走,路过一家新疆大盘鸡店,看到店里边吃边笑的顾客,思绪一下进入回忆的门里。

上大学时,我和秀经济拮据,需要勤工俭学维持生活。酷热难当的暑假,我们在西安带家教,隔上一段时间,手里挣点钱了,就想着犒劳下辛苦的自己,就会携手前往学校旁边的丝路餐厅,要上一份大盘鸡,25块钱还送一份面。香喷喷的大盘鸡端上来之后,或许是双方都想把鸡肉让给对方吃,也或许是我们习惯了“先苦后甜”,或者二者兼而有之,总是半是心疼半是责备地催促对方赶紧吃肉,而自己筷子下去,夹起来的多是土豆、青椒,甚至是葱段儿。看着对方吃肉,比自己吃到嘴里还香,比自己吃到嘴里还幸福。

周家庄是一个比较大的村子,保留着朴素的乡村风貌。从周家庄南望,依稀可见远处的南山,特别是雨过天晴,群山黛青,连绵起伏,宛如水墨画,令人迷醉。

在村子最南边,有一户人家门口,种了一排大大的柿子树。有一年秋天,柿子红了,像一个个小灯笼,非常漂亮,也非常诱人。我看周围一个人也没有,忍不住摘了几个,正准备走,一个老奶奶突然出现。我很不好意思,赶忙给老人掏了五块钱。老人说啥也不要,我说啥也得给,俩人就把钱扔过去、扔过来,扔过来、扔过去。后来老人拗不过我,拉住不让我走,她回去拿了工具,给我摘了一大堆,都让我带走。我和老人聊了一会儿,她已经88岁了,孩子都出去打工了,孙子上学去了,她一个人守着火。我看她身板硬朗,就问她怎么做到的身体这么好。老人说:“我身体也有病,但不影响生活。人呀,一定要学会与病共处,甚至一辈子共处,不要有病了就心焦。”她还说:“孩子孙子有他们的命,我就每天吃好睡好,像只天上的小鸟,一点忧愁也没有。”